

監獄二字，負載着一個個失落人的悲傷故事，也負載着局外人對其誤解。身處其中的人，每天對着四面牆壁，日復一日地數算着日子。獄中生活千篇一律，能讓他們眼睛發亮、主動參與的，或許只有一個——藝術活動。

獄中發奮讀書、考得學位例子聽得多，但獄中夾Band玩音樂、錄電台節目的例子，可謂甚少聽聞，而促成這些活動的，是大家都熟悉的藝術家羅乃新。她說，音樂只是一個藉口。如果能夠進入囚友內心、改變他們，一個藉口也足夠了。

■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



獄中藝術 日漸普及 助囚友重新上路



■署方近年與其他機構合作推廣藝術教育，成果不錯。



更生人士感謝Miss

因吸毒入獄的曦仔，也曾經是樂隊成員，後來電台成立後，更開始錄廣播劇做節目。出獄後回顧那段監獄歲月，他感嘆：「有很多人都想改變，但社會不容許，制度限制了他們。」學音樂、認識到Miss，他坦言自己改變了很多，「我以前沒想過前途，後來久了，思想改變了，覺得很多東西要去Care，音樂和藝術確實擴闊了我的思維。」

展航在獄中呆了五年多，那個年代還沒有電台，只有組Band，「在監獄裡真的很有趣，每天都對着那幾個人，要不然就是對着四面牆，吃飽就睡。」他說：「當初入樂隊，只是因為與其每天對着四面牆，為甚麼不去見一下人？」Nancy的出現的確帶來改變，他經常想，「在社會上這麼有地位的人，為甚麼願意進來幫助我們『這種人』？為甚麼願意去做這種事？」帶著疑問，他一邊夾Band，一邊反思，最後反而愈來愈起勁地去做。「在藝術上要做得好，需要放很多時間和心血進去，這也讓我花了很多時間、不斷努力，因為不想節目的品質不好，不想沒人聽。」他有了寄託、有了目標，也有了改變的動力。

曦仔和展航是少數「幸運」的人，因為他們表現好，在獄中沒犯過錯，所以有機會接觸藝術活動，甚至有機會在一年一度的頒發證書典禮上表演，讓家人朋友看到他們的努力和改變，他們都說「Miss是走出第一步的先驅。」

■囚友非常有藝術天分，他們的藝術細胞不比尋常人少。 伍麗微攝



世人眼中的羅乃新(Nancy Loo)，是一個鋼琴家、一個演員、一個電台主持人，如今她又多了一個身份：Miss(老師)。囚友喜歡叫她「Miss」，縱然她說自己並沒教過他們甚麼。「我甚麼都不懂，只會彈琴，但香港監獄沒有鋼琴。」因而只好從基本出發，組Band玩電台。

從開始到現在，她已經與囚友度過十二個年頭。在獄中推廣藝術教育的過程一點也不容易，香港監獄當時並沒有藝術教育等概念，監獄職員對於這些並不熱衷，開展工作可謂處處碰壁。但Nancy很樂觀，直言自己有一個秘訣，就是「死纏爛打」。「我不斷游說大家，跟這個說，跟那個說，他們覺得煩了，就會答應。」如今社會開放了，懲教署也一直策劃不同的藝術活動，但沒有她這個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「第一人」，又何來今天的改變。

受同事入獄影響

Nancy一直在香港電台主持音樂節目，閒時受邀去不同的地方演出，工作事業可謂面面俱全，但十二年前，電台同事犯錯入獄這件事扭轉了她的人生，她開始接觸監獄，開始推動獄中的藝術教育。「原來一個人犯錯了，四周的人態度會完全改變，本來覺得監獄好像離自己很遠，實際上裡面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故事，我希望可以利用音樂來幫助他們。」

沒有考慮懂不懂，也不知道成不成功，她抱着「船到橋頭自然直」的想法，想做就去做。當時監獄就像一個未知數一樣，她在裡面感受到：「原來最真切的感情都是來自獄中，這裡沒有太多界限。」

夾Band玩音樂

「現在監獄開放了很多，當初提出做電台時，我也覺得不可能做到。」這些年來，她做了很多，但最讓她驕傲的是組Band和成立電台。「組Band是一個藉口，其實我沒教他們甚麼，我不懂吉他、不懂流行曲、不懂keyboard、不懂打鼓，甚麼都不懂……當初我嘗試彈，那些年輕人都說：『Miss，不如算了！』，但他們現在都接受我了。」唱歌以外，她還做了一個「無伴奏合唱」(a cappella)的節目，年輕人學會自律，開始自律。每次見到這些年輕人，她的心都揪着揪着，「人之初性本善，如果可以選擇，他們也不會去傷害其

他人。」而事實證明，這群曾經犯罪的年輕人，他們都是可塑之材。

組Band之後，她在2011年於監獄成立了一個電台，由幾個囚友負責一個節目，每個月在壁屋監獄播放兩次，每次一個小時。「我自己也做電台節目，知道在院所裡很難每個人都平起平坐……他們沒機會和大家交談，出來社會後很難適應，我就想用電台去訓練他們，和他們聊天，讓他們認識不同的人。」幾個囚友做得有聲有色，訪問了不少社會名人，如黃金寶、洪松蔭、糖兄妹、呂宇俊、沈祖堯、倫永亮、周永恆、徐偉賢等。Nancy甚至記得沈校長曾說：「好希望收不只一個監獄院所的同學入中大。」其中一個患上急性淋癌的囚友，非常有音樂天分，他在患病時作了一首曲，在徐偉賢的幫助下完成曲詞，劉德華甚至將之收錄在上一張專輯裡。囚友後來出獄，在IVY讀音樂媒體創作，但不幸上年十月病發去世。

生命影響生命

Nancy說，如今懲教署很包容她，署方也積極推動藝術活動，但香港相對外國而言，還是比較慢。「香港監獄的限制比較多，不能有身體接觸、不能帶他們出去表演、一定要穿囚衣，即使是表演，也要穿規定的衣服，我想香港這方面會有比較多忌諱，這是比較新的概念，懲教署一時半刻也未必可以完全放手去做。」

而更生人士曦仔也表示，囚友對這些藝術節目很有興趣。「因為每年樂隊只招募十個人，在我快要出來時會騰出空位，他們都直接地問我：『你幾時走？我打算入Band組隊。』」

與囚友打成一片，又得到署方支持，Nancy很感動又感激：「不是所有地方都樂意接受這些，找義工進去做也不容易，署方給的時間都是黃金時間，去的人可能很有熱誠，但他們的事業、工作也很重要，當他們覺得這些比獄中青年更重要時，他們就不會來這裡。我在想，我已經一把年紀，我選擇的機會比年輕人多，我也有自己的夢想，但不需要像他們一樣執着，監獄工作對我而言，家庭之後就是它了。我希望能夠多一點我這種年紀，有豐厚人生經驗及專業訓練的人一起做。」

藝術教育實際上就是一門生命教育課，是教大家做人，是一個生命的改變，是真正的以生命影響生命。

藝術工作者：藝術教育很重要

不少藝術團體都願意在監獄做更多藝術教育工作，藝術教育工作者黃清霞覺得，教育制度其實可以改變。「如果藝術教育可以更多走進學校，可能年輕人不會那麼容易犯罪。」教育其實很廣泛，並非只有正規教育才叫教育，「有些窮困的國家，裡面已經有人在監獄裡做二十多年推廣。」她表示，很有興趣走入監獄推廣藝術。

「執細路、教樂器、組樂團」不是為了所謂的「成果」，而是希望帶給他們關懷。



懲教署着力推動藝術更生工作

懲教署近年來一直推出不同的藝術活動幫助在囚及更生人士，讓他們發揮潛能，並讓公眾了解更多。

在赤柱監獄，教友監獄福傳組織從2011年開始推行一個名為「創藝展更生」的活動，招待300多個中學生到赤柱監獄，看囚友編演的話劇。

香港青年藝術協會在壁屋懲教所舉辦話劇工作坊、通善壇在各院所籌辦中國書法比賽、兒童發展配對基金於石壁監獄協助聖誕歌曲創作、懲教更生義工團全年在各院所舉辦藝術興趣小組如素描、馬賽克、氣球藝術、壁畫、紙黏土、中國書畫、樂理等，署方甚至與不同的藝術團體，在九個院所協助籌組十一支在囚人士樂隊，創作歌曲及推出音樂專輯，兩支青少年樂隊也多次公開表演。

懲教署發言人表示：「我們十分認同藝術教育的概念及其於『助更生』工作上的貢獻，它不但能啟發在囚人士對自身的反思，更重要是透過藝術，讓他們發揮潛能，創造希望，在更生路上加入正能量。在推廣藝術教育上，我們與各非政府機構、宗教團體及義工朋友均合作愉快，他們亦十分明白由於保安理由，活動器材或課程設計上可能有所限制，但他們仍樂於配合，全力支持更生服務。」



■文：余綺平

藝術家的濫交

「小三」現象，充斥社會。作家韓寒去年接受《南方都市報》訪問時，公然支持性開放。他不覺得「共享」是道德敗壞，他說：「在前配偶的理解和許可的情況下，可以重疊婚姻，男女都應當如此。」

結果，韓寒得了一個「極品賤男」的稱號。

韓寒顯然是法國哲學家薩特的信徒。一九二九年薩特在巴黎的盧森堡花園裡，向戀人西蒙波娃說，他堅持要性開放，反對一夫一妻制。他認為男女自由選擇伴侶，才是愛的精華。

薩特和西蒙波娃的婚姻觀，最近在歐洲文化界中又被重提。美國作家布倫(Daniel Bullen)出書《藝術家的愛情生活》(The Love Lives of The Artists)，描述二十世紀五對不倫戀人(包括薩特)的濫交經過，布倫對他們表示同情，還替他們找藉口。

結果，布倫遭英國書評家狂轟，其下場與韓寒的「極品賤男」相同。

布倫費盡唇舌替五對戀人說好話。他認為，這些現代主義者對待愛情，就像看待一種藝術形式。「他們以現代自我創作自由之名，去樹立可行的榜樣。」布

倫說。

五對濫交的不倫戀人，僅兩對屬藝術家，另外三對是作家。他們是：

一，里維拉(Diego Rivera)和卡羅(Frida Kahlo)。兩人都是墨西哥著名的畫家，性格狂野，思想自由。里維拉到處留情，還勾搭了妻子的妹妹，其妻卡羅則美貌如花，排開無數。她童年時患小兒麻痺症，後來遇上車禍，右腳遭截斷，重重打擊下，卡羅生活更加放蕩，她喜歡在狂歡舞會上講講話，唱情歌，她還喜歡等待里維拉偷情回來後、聽他描述經過。

二，斯蒂格里茨(Alfred Stieglitz)和奧基芙(Georgia O'Keeffe)。男的被譽為「現代攝影之父」，



■卡羅與丈夫

女的是美國著名畫家，她所畫的「花」全像女性的生殖器。一九二七年斯蒂格里茨與美國著名攝影師兼畫家、已婚婦人洛文(Dorothy Norman)相遇，據洛文的回憶錄說，她告訴他剛生了小孩。他問她夠奶餵小孩嗎？她形容：他當時露骨地、迅速地用指尖透過大衣擺動她的乳房。兩人後來展開一段地下情，奧基芙傷心極了，終日以淚洗面。

三，米勒(Henry Miller)和寧(Anais Nin)。男的是美國作家，一九三四年其「淫書」《北回歸線》(Tropic of Cancer)出版，被多國列為禁書，英國甚至禁止作者入境。米勒曾說過：「我對生活的全部要求，不外是幾本書、幾場夢和幾個女人。」寧是女權主義者作家，被譽為性解放先驅。她說：「不

論甚麼愛情，我都無法抵抗。我的血液開始起舞，我的雙腿張開。」

四，里爾克(Rainer Maria Rilke)和莎樂美(Lou Andreas-Salome)。男的是奧地利詩人，女的是俄羅斯作家。男比女年輕十四歲，他稱她是「母親/情人」。他獻給她的情詩說：「弄瞎我的眼睛，我依然看見你。」莎樂美當時是已婚婦人。莎樂美的裙下之臣還有德國哲學家尼采和奧地利心理學家弗洛伊德。

五，薩特(Jean-Paul Sartre)和西蒙波娃(Simone de Beauvoir)。

英國《星期日泰晤士報》批評《藝》書，為這一班自私自利、放蕩不羈的文化人辯護。

書評家反駁布倫所說「現代主義者對待愛情，就像看待一種藝術形式」的論調，他認為藝術形式是表現在他們的作品裡，而非對愛情的態度上。

文章認為，他們都是長不大的孩子，特別是男的。例如，奧基芙希望生兒育女，但她的戀人斯蒂格里茨反對，認為孩子會妨礙她的繪畫創作。這一班人沒生孩子、到處留情的戀人，其實是容不下別人。